

我和先生查理在美国的房子很大，房子买了有二十多年了，住得温暖舒适。四处围绕着树从草坪，春夏秋冬三季绿油油的环境，出门进门，轻风送来刚刚修剪过的青草香。不过，这样的房子大都有一些致命问题。比如说：闹鼠。

最近我家天花板就开始闹鼠了。查理微信里告诉我，屋顶又出动静了，这回比上次还厉害，到晚上就能听见顶棚里乒乓乓一通乱响，感觉有不止一只在里面赛跑，从这里跑到那里，像是在跑大圈练脚力。那你赶紧得采取措施啊！我在微信里跟他喊。

几年前，查理和儿子就因为硕大的屋顶当中噼噼叭叭的鼠闹鼠咬声烦躁过。后来曾经用捉鼠笼捕捉过一只很大的负鼠，那种白色的长相很丑陋的鼠，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怎么看都不是好东西。更糟糕的是它的那两颗尖牙，应该能把什么都咬坏咬断咬烂吧？查理和儿子捉到的那只大家伙足有三四斤重，很胖很邪恶。

查理和儿子就因为硕大的屋顶当中噼噼叭叭的鼠闹鼠咬声烦躁过。后来曾经用捉鼠笼捕捉过一只很大的负鼠，那种白色的长相很丑陋的鼠，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怎么看都不是好东西。更糟糕的是它的那两颗尖牙，应该能把什么都咬坏咬断咬烂吧？查理和儿子捉到的那只大家伙足有三四斤重，很胖很邪恶。

霜降之后，苏州的青菜好吃啊！有所谓的“苏州青”，叶柄短而厚，叶片大而色深，从地里摘一棵回来，一瓣一瓣掰开，放水池里洗，每一

果他听说过苏州的香青菜，一定会也记录在案的吧！

自苏州青上市，每次回上海，都要去买些或拔些香青菜带着，若是拔呢，就连着根带走，这样可以多放几天。

回到上海一看：上海的菜场里竟也有“上海青”卖！赫赫然写在小黑板上。过去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标注呢，也是有“苏州青”的影响了？后来发现，苏州也有“上海青”。这种青菜棵头还要大些，叶片散着，包得不拢，绿色亦较苏州青淡些，炒吃也很糯。那天在苏州居所走过河边地，见一邻居正在伺弄菜园，一搭话，给了我两棵上海青。我谢过了，拿回家，与自己摘来的苏州青做了比较，各有各的好。

要说青菜，苏州、上海当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。

今天在家弄苏州青吃，边弄边想，国人就是喜欢简称，苏州青是苏州青菜的简称，其实还可以再简称，再简，我想简为“苏青”。哈，苏青！那不是民国上海滩一位女作家的芳名么，还与张爱玲齐名的呢！苏州青叫苏青，那么上海青呢？海清？嘻，更好，海清，当红影视女明星，扮演好媳妇恶媳妇的专业户，说出去，知道的人更多！

苏州人常以“青”简称青菜，有所谓“三日不吃青，肚里冒金星”的俗语。苏州青里有一种还带有香味，当地人叫“香青菜”，那白色的叶脉筋条更加凸显，与叶片上的绿更加凹凸有致，很有立体感，苏州人叫她“绣花筋”。据说，香青菜的香味是由梅花给予的，苏州农人每在梅树下面种青菜，梅花飘落在绽开的青菜棵上，日照雨淋的，梅香就融入了青菜里，久而久之，青菜就拥有了暗暗的香气。

想起宋代的一段逸事：苏东坡曾经把宣州大水梨剥去心，留顶作盖，“如瓮子状”，把萝卜籽放进去盖上顶，埋进地

爷爷黎岳冰，属鸡，今年是他的第8个本命年，虚岁97啦。

就算住院，爷爷也兴致勃勃地与病友谈笑风生，认真地看每天的报纸和新闻联播，大热的《甄嬛传》和《楚乔传》也一集都没落下，国家大事、经济民生、明星八卦、家长里短……这个97岁老人的体内仿佛仍有一把火，洋溢出对生活的热情，也感染着周围的人。依稀间，又仿佛是当年的热血革命青年。

1936年，年仅15岁的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，参加抗日大游行；上海沦陷后，他又在学校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联合一批进步学生，借欢庆圣诞节之际，秘密动员租界内市民将中华民国国旗在上海租界升起，这是当时在租界内升起的第一面中国国旗，暗示“抗战到底，抗日必胜”的民心，社会影响极大。

1942年，在中华民族危机时刻，爷爷又放弃大学学业，怀着满腔抱负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日根据地，正式加入新四军苏中战地服务团，开始了新闻和教育的革命生涯。

说到那段往事，爷爷仍会眼中放光。即便如今年事已高，但他始终牢牢地记住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：1943年2月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先后担任了中共如皋西部县委服务团青年组长和文工团长。

杭州有双娇：西湖与湘湖。西湖天下知，湘湖腴腴、羞涩，抑或矜持，隐逸在历史的帷幕后面，千呼万唤始出来。

萧山城西，“两岸好山青嶂列，一泓新水绿罗铺”，“涵虚天镜”（清·周起莘），落在黛色群山。山秀而疏，水澄而深，景之胜若潇湘，乃名“湘湖”。绿岛掬星，古寺朝晖，村烟暖然，山光涵雪冷，水色带江秋，一汪碧水延续了八千年先民的脉息，涵养了一片远离喧嚣、遗世独立的高贵。隔钱塘江与西湖相望，为姊妹湖。

天空，有雄鹰划过，大地响起苍凉的旋律。新石器时代的遗存，八千年前的独木舟，世上最早的独木舟，在文明的晨曦中搁浅，很多地方还未抵达。云端的一端，耀眼的阳光射入船边的木桩、散落

上劲，但还得维持对我家大房子的主人翁精神，于是就天天在微信里听查理

下，等梨子干了甚或烂了，取出萝卜籽种在地里，说这样种出来的萝卜有梨味。这件事，东坡先生后来把它写进《物类相感·蔬菜》一文中。如

果他听说过苏州的香青菜，一定会也记录在案的吧！

自苏州青上市，每次回上海，都要去买些或拔些香青菜带着，若是拔呢，就连着根带走，这样可以多放几天。

回到上海一看：上海的菜场里竟也有“上海青”卖！赫赫然写在小黑板上。过去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标注呢，也是有“苏州青”的影响了？后来发现，苏州也有“上海青”。这种青菜棵头还要大些，叶片散着，包得不拢，绿色亦较苏州青淡些，炒吃也很糯。那天在苏州居所走过河边地，见一邻居正在伺弄菜园，一搭话，给了我两棵上海青。我谢过了，拿回家，与自己摘来的苏州青做了比较，各有各的好。

要说青菜，苏州、上海当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。

今天在家弄苏州青吃，边弄边想，国人就是喜欢简称，苏州青是苏州青菜的简称，其实还可以再简称，再简，我想简为“苏青”。哈，苏青！那不是民国上海滩一位女作家的芳名么，还与张爱玲齐名的呢！苏州青叫苏青，那么上海青呢？海清？嘻，更好，海清，当红影视女明星，扮演好媳妇恶媳妇的专业户，说出去，知道的人更多！

当时，他与当地国民党青团组织巧妙斗争，将苏中地区400多名进步青年从国民党统治区解救出来，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一批有知识、有理想、有才华的进步青年，其中像鞠凯（粟裕将军的秘书）、叶春生（中共南京市委书记）等许多优秀学生，以后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、师级干部，成了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。这批健在的

爷爷的愿望

李星云

学生至今都每年聚会北京，常常念叨爷爷当年对他们的循循善诱和辛勤培育，引导他们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。他们还从各地专程来上海探望爷爷，平时一直致信致电，革命战火中缔结的师生情弥足珍贵。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爷爷从新华社一支社社长，到《华中日报》和《华中新华日报》采访通讯科科长和地方版主编，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；1949年4月解放战争势如破竹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，接管无锡，爷爷作为华中大区新华社特派记者，激动地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传播到神州大地。

湘湖吟

陈世旭

越王城，中卑四高。东风草绿，乔木苍苍，深埋了夯土的城垣。青山故国，当时明月，依依素影，何处飞来？王者四顾萧然，唯复兴的意志固若山陵。城下自南而北的千古长堤，迤迤中尽是越风吴云的神韵。

大禹的后裔，将战场作了舞台。越王城外，四围山峰如走马，几多英雄没在湖山之间。俯瞰江淮，气血干云，屯踞在虎豹雄关。豪杰聚干戈，百计吞吴地。城头的早角吹尽严霜，郭里的残潮泛着月色。山城楼接越王台，千骑雄风，霸图在望，钱江潮起撼云雷。苕罗西子，倾国倾城，妆出捧心娇媚，几多红泪泣姑苏。越王夫人，据船号哭，去我国兮心摇，情愤慨兮谁识（先秦·《鸟鹊歌》）！大地作梓，将军百战。宏图伟业今犹在，子胥遗恨入江声。军门半掩，岸花凋零，吴

的耗子药。先生说，这美国的耗子药可在哪儿买啊？可是为了杀鼠除害，后来先生告诉我说：“我买到杀鼠药了，毒死了一只大的！”

哇，这前后抓到三只了嘛！一只大的一只中号和一只小的。好家伙，爷爷、儿子、孙子全都有哇！前面两只只是活着的，抓到以后查理开着车到很远的郊区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把耗子扔到池塘里了。他说亲手杀负鼠有点于心不忍，让他们去河里另谋生路吧。我说什么另

谋生路？明明是放虎归山，以后再偷渡回来祸害他人呗。被毒死的那个，查理把它弄出

笼子放到塑料袋里交给收垃圾的了。然后，查理说他有点累了，屋顶目前也安静了，看来大耗子们偃旗息鼓暂时回撤了。不过我们也知道，不知什么时候它们还会杀回马枪。

我想起当年我的教授说过的一句话：这世界，蟑螂啊耗子啊永远不会灭绝，它们是长命百岁的东西。

大雪

一川

瑞雪映疏影，孤枝风里冷。春色焕生机，一剪梅香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又在新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直至离休，仍不断发挥余热。他与奶奶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，在结婚纪念日上，爷爷还激动地赋诗一首，“烽火连天喜相逢，开国大典结良缘，并肩战斗超百年，丹心一片留人间”。

这份对党的忠诚、对革命事业的热情，早已融入在血脉中，并传承给了下一代，他的爱人、儿子儿媳、孙女孙女婿，都是中共党员。他总是对我们说，“年轻人就要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”，然后潇洒地手一挥，“快意平生！”

前年国庆当日，在刚刚经过急救，生命体征再度重现时，已经95岁的爷爷又认真地阅读点评《人民日报》国庆社论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奏出合作共赢新篇章而高兴；十九大开幕当天，他和奶奶一起在医院里，目不转睛地看完了开幕仪式。

爷爷总说，小曾孙女长大后也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，把国家建设得更好、更美。

小曾孙女出生于7月1日，和党是同一天生日，真巧，真好！

十日谈

我的红色基因
责编：郭影 王瑜明

红色青春中的钻研精神在传承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主山河空落日，不见了愁看瘦马的渐穷老仆。惆怅兴亡，潮退水平秋色暮。无边的苍茫后面，传来鹧鸪思乡的啼鸣。

万弩竞发的争战已经消失，越甲三千不知魂归了何处；茫茫太湖淹没了范蠡的机心，森森一剑断绝了文种的执迷；当时的诗侣酒徒消散一尽，暗中的佳人将一场春梦付与琵琶。始终不变的是暮烟外的沙鸥，湖水和蓝天不改远古的颜色。

那么惊心动魄的龙腾虎跃，那么震天撼地的铁马金戈，那么壮烈的死士慷慨，那么惨痛的美人决绝，那么匪夷所思地含垢忍辱，那么撕心裂肺地饮恨泣血。七十二峰零乱，二千五百年沧桑，熔铸了湘湖的性格。多谋与坚韧，是大写湘湖的骨格。

信念携着地理的张力，在黎明前的风中等待时间，和星星相遇。把花朵播种在心里，坚忍不拔是花语。岁月的土壤里，悄无声息地绽放，散发深远的幽香，激荡筋骨相连的古巨内涵，让未来成为裹着绸缎的黄金世纪。



精灵的玩笑（中国画）冯士坤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从任政先生学书法。先生教我老老实实从唐楷学起，而后学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的行书。经过几年临摹，自觉有点像模像样了。有一次，我拿了一本米芾的《十七帖旧拓本》，跟先生说，我想学草书。先生放下手中的笔，翻开字帖，用黄岩上海话说了一句：“依蛮聪明咯。”我自知生性愚钝，但求勤能补拙，何来聪明之言！经过几十年的人磨墨，墨磨人的临摹学习，至今我才明白任老师说的“聪明”二字的真正含义。其实这个聪明指的是，你想要把传统书法真正学到手，草书是必修之课。前辈书法大家

草书小议

陈贤德

潘伯鹰先生说过：“以学书的艺术和技术论，草书是最

高境界。因之学书者不能以草书胜人，终不为最卓绝的书法家。”可见草书对书法学习是何等重要。

我们常说的草书，其实可分为章草、今草和大草三大类。它们虽同为草书，但还是有区别的。

当年我从任政先生学草书，老师告诉我，写好草书一是要学会“兜圈子”；二是要学会“守规矩”。兜圈子，就是保持中锋运笔，以转代折，化方为圆。笔势要圆而连贯，笔画与笔画，上字与下字要骨肉相连，即使骨头（笔画）断了，也要连着筋（笔意）。所以那种笔断意断，圭角外露，任意扭曲，转折生硬的草书，违背了草书使转灵活和引带流畅的基本要求，不能算好的草书。所谓守规矩，就是每笔每字都要符合“草法”，不能随意减笔添画，凭空臆造，乱写一通。文字是社会交往的工具，易识易辨是第一要求，草书也不例外。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，草书对偏旁部首、字形结构已形成一定的规范，书写者应该予以遵循。比如草书的“三点水”，应先写上面一点，再将下两点连写成竖形一挑。如果不写上面一点，只写竖形一挑，那草法则认定为言字旁或单人旁了。另外，草书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有很多形近异字、同形异字的写法，所以学草书，还有一个“背字”的要求。

目前书法界比较公认的初学草书最好范本，是隋朝智永和尚的《真草千字文》。明万历年间的韩道享，曾从历代草书的笔画和结体中，找出了一些规律，编写了易记的五字一句的《草诀百韵歌》。近代书法大家于右任，也曾依据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的四原则，搜集整理古今草书精华，编写了《标准草书》一书，这些都可供初学草书参考。

